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十六回 宋四失馬潛逃 呂用拿人獻媚

卻說高小姐叫聲：「母親，今夜良宵佳節，才交二鼓，安寢太早。方才飲了啞酒，甚覺悶人，待孩兒舞一回劍與母親看，聊以解悶。」伏氏笑道：「很好，為娘的長到這大年紀，從不曾看過舞劍。姑娘既會，就要一回，老身見見。」伏生連忙接口笑道：「賢妹高興就舞一回，愚兄見個世面。如不見棄，願拜賢妹為師，我作個徒弟，學習幾件防身也是好的。」小姐也不回答，吩咐青梅取了青鋒劍來。小姐站起，脫去貂裘，用羅帕束緊柳腰，掖起湘裙，提劍在手，走出大庭。伏氏夫人與伏准、梁氏、蜂兒眾僕婦都站在廊下，鄭昆與家丁都在兩邊站立。小姐走至天井，此時冰鏡當空，明如白晝，狂生兩隻眼恨不的刺下來著在小姐身上。只見那小姐斜提青鋒劍，一道寒光繞頂門。左右開弓東西閃，烏龍入洞慢回身。彩鳳搖頭三展翅，斜肩退步鱗翻鱗。起先劍慢人也慢，漸漸人勤劍也勤。只聽得一陣風聲響，颼颼冷氣把人侵。一片寒光如雪練，亂舞梨花不見人。伏士仁怪叫連稱好，眾僕人低聲喝采面生春。伏夫人看的癡呆無一語，蜂丫頭直瞪著雙睛把舌伸。這些人正在眼花撩亂處，但只見一道銀霞就地臨。如飛來至台階下，猛然顯露女佳人。只聽煞的一聲響，明柱上，砍進鋼鋒五寸深。就在伏准脖子後，嚇的他一溜歪斜便轉身。但只見小姐止步居中立，杏眼圓睜滿面嗔。鶯聲嚶嚶開言道，叫聲：「男婦眾僕人。自我那日回家轉，暗裡留心看你們。許多膽大欺心處，曾未處治盡開恩。知時務者須改過，也想想老爺昔年待你們，重生父母差多少，再養爹娘勝幾分。不思答報我不惱，絕不該妄想胡行心太昏。今日明白告訴你，速改前非學好人。人非聖賢孰無過，知過必改聖賢欽。如再執迷不省悟，此柱為憑須記真。那時休怪無情義，我叫你，血染青鋒骨化塵！」小姐說著衝衝怒，走至了明柱之前把玉腕伸。只聽嘩啷一聲響，拔下純鋼劍一根。帶領著青梅回後去，這其間險把狂生嚇掉了魂。

伏生此時酒力已醒，心頭亂跳，面目改色，把那賣俏招情風流的資格都嚇的往東洋大海去了。蜂兒、勞動與伏夫人娘兒四個，面面相覷了一回，方才說出話來，吩咐息燈安寢。眾僕人各各心下明白，知道小姐這番舉動是威嚇伏准，都暗暗稱快。當下收拾已畢，大家歸寢。

小姐回至香閣，還是怒氣不息，青梅連忙送過一盞茶來。

青梅女床前侍立低聲勸，悅色和容把小姐尊。「不必深思著氣惱，自家身子重千金。大料狂生也知懼，從今未必敢欺心。」小姐聞言長吁氣，一陣心酸兩淚淋。說道是：「歎我生來多命苦，自幼兒萱堂見背已伶仃。此時若有夫人在，咱家焉得有匪人！就即便老爺在家也無此事，偏遇著父去邊庭這幾年。雖說他明中不敢復生事，免不了暗裡結仇海樣深。太太雖然無話講，心中一定也懷恨。這些時不知因甚心不定，時常恍惚少精神。意會懸懸多怪夢，時時刻刻想天倫。而今業已交春暖，我正帶你男妝找父親。若能得見嚴親面，死在他鄉也願意。」青梅說：「小姐要去咱就走，看個良辰就起身。見一見外省的風光與人物，難道說走江湖只許是兒們。就只是還有一件要緊事，寇姑爺過年會試帶完婚。金榜題名來搬娶，卻叫誰去作夫人？」小姐聽畢不言語，解帶寬衣入繡衾。青梅也就安寢下，這小姐輾轉不寢總翻身。心驚肉跳難合眼，一會牽連想父親。自古道：機事吉凶有預兆，先動連心著己人。只說是別離日久心牽掛，那裡知高公在外禍臨身。

不料他為國之心，反遭了殺身之禍！原來那年生擒了耶律通，北安王投降之後，高公與他約定黑河為界，岸北屬金，岸南盡歸大宋。雁門關中有戰馬幾千匹，自平定之後，都是作槽喂養。高公恐耗費國帑，因此派二三百名精壯兵丁，每人十匹，山中牧放。十天一點，那個放的肥壯，按名重賞；放瘦的罰打五棍；失落了馬匹，立時處斬。一自此令傳出，那些兵丁每日趕馬出城，山中去放。內有一個兵丁名叫宋四，這日會同夥伴趕馬出城，正在牧放，忽起一陣大風，只刮的天昏地暗。那塞北的地方，風雪甚厲，颳起來的時候，石子飛空，黃沙迷目，對面看不見人。那些兵丁俱各伏在地下。後來漸漸風息，大家扒起來尋找馬匹，別人的馬匹皆足數，宋四的馬只剩了八匹。宋四心內著急，忙忙尋找，不見蹤跡。遂同伙伴在山前山後各處找尋。這裡比不的口裡，山嶺相連，澗深崖險，樹木繁密，野獸成群，莫說兩匹馬，就是千頭大象也無法尋找。一連找了兩天，不見蹤影。同伴勸他進城去見主帥，以實相告，原是陡起狂風，驚散馬群，並非不加小心，故意失落，以此苦苦哀告，千歲軍令雖嚴，最不喜殺，素性仁慈，一定諒情寬恕。彼時宋四若肯聽些良言，隨眾進城，反不致死於非命了。怎奈他膽小心虛，不敢去見高公，向同伴說：「你們帶了這八匹馬先進城，我再找尋。萬一找著，豈不是好？」眾人見說，只得趕馬進城去了。

這宋四獨自坐在山坡下，想後思前心內急。「老天與我生作對，這樣狂風為甚的！夥伴多人同放馬，獨我偏偏丟兩匹。他們勸我把城進，仔細思量去不的。老爺雖然多慈善，軍令無情怎肯私？進城一定要立斬，豈不是自投羅網喪溝渠。橫死他鄉身作鬼，再休想骨肉團圓見子妻。」宋四想至為難處，放聲大哭淚淋漓。忽又轉念說「且住」，自罵自己傻東西。「為人何不求生路，坐以待死太愚癡。趁此無人速逃走。急急連夜奔京師。到家骨肉得相見，折變了那點小家私。帶領著老小尋生路，別州外府把身棲。走遍天下端個碗，那裡黃土不埋人？作個生意與買賣，何必當兵賺飯吃。」越想越想主意定，站起身來把步移。

宋四主意一定，忙忙起身，一路尋茶討飯，奔望東京而來。

那日到了汴梁，白日不敢進城。等至黃昏，挨進城來。他家住元寶巷西頭，遂從呂丞相府後門外一條僻巷，藏藏躲躲，慢慢的溜來。正望前走，只見一夥人提燈攜棍，迎面而來。宋四恐人盤問，連忙躲入一個小門樓下，指望躲了過去。不料這夥人乃呂府巡更之人，那呂相只因家資富厚，夜夜防賊，派三四十名精壯家丁，帶領更夫，輪流查夜，委一個心腹管家臧用督率巡查。這一夜可巧巡至後門，遠遠見一個黑影往門樓下一閃，臧用即喝令家丁提燈照看是個什麼東西。眾人一擁向前，用燈照看。宋四嚇的戰作一團。臧用罵道：「你這廝藏藏躲躲，一定是個歹人，快些拿住！」眾豪奴不由分說，向前把宋四揪住。臧用親手抓過燈籠來，照在宋四臉上，瞪著兩隻三角眼，上下打量了一回，就認出是京兵宋四。一則久在一條巷內居住，時常見面；二則因高公為人最是憐恤下情，念那些隨徵之兵離家日久，家中老小一定彼此想念，奏明主上，乞將隨徵之兵與在京之兵三年一換，以安其心，那宋四出征數載，回京兩次，臧用焉有不識之理？今忽夤夜進京，諒必有故。又知主人素與高公不睦，巴不得究出了因由，好在主人面前獻勤討好。遂望前湊了一步，揚了右手，一個嘴巴打在宋四的臉上，罵道：「該死的囚徒，藏在這裡，一定是個毛賊，等到夜靜更深，你好下手！快快實言，不說立刻送你的狗命！」說著，下面又是一腳踢來。宋四驚慌無措，沒口的央道：「臧大叔怎麼不認的了我麼？我是雁門關高千歲鎮國王麾下的馬兵宋四，並不是賊。」臧用喝道：「既是官兵，何故黑夜私回？」連聲追問，宋四難以開口。惡奴一見，越發生疑，手指宋四，冷笑開言：

「我奉著老爺的鈞旨察巷口，既然拿住豈容情！看你這形蹤詭秘如賊盜，一定其中有隱情。」喝令家丁速上綁，「帶他回去見相公。」眾多豪奴齊答應，如狼似虎一般同。鷹拿燕雀差多少，把宋四，胸背牢牢綁了繩。宋四此時魂已去，連忙跪倒在埃塵。口呼：「大爺請息怒，且容小的說分明。念我不曾為賊盜，官兵實在是官兵。」臧用不容望下講，喝令家丁帶著行。豪奴向前齊動手，推擁著宋四腳不停。不多時轉至府門外，臧用吩咐眾家丁：「看守這廝休亂動，待我堂前稟相公。」說畢翻身朝裡走，穿過前堂至後庭。呂相正坐朝雲閣，有幾對美姬相伴飲劉伶。品竹彈絲歌且舞，倚翠偎紅樂正濃。管家婆回事朝裡走，跪倒筵前稟一聲。

「啟上老爺，呂用說有機密事要來回稟。」且住，方才說是臧用，為何又說是呂用呢？不說不知。這奴才本姓臧，因他生來機變詭詐，又有邪志，慣會逢迎主人，呂相十分喜愛，命他改姓，升為大總管，以心腹相托，所以叫作呂用。當下聽有機密之事來稟，連忙吩咐止了音樂，屏退姬妾，喚呂用進來。

呂用向前跪稟道：「小人奉命巡更，在後門拿住一人，只當是賊，小人細看，認得是京兵宋四，隨鎮國王高老爺在雁門關鎮守。盤問他來京的原故，他卻言語支吾，神色驚慌。小人料必有故，因此將他當賊拿住，來見老爺。」那呂國材謀算高公已非一

日，今忽得了這黑影兒，怎肯不抓一把？心中大喜，連忙吩咐：「快些帶來見我！」呂用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，把宋四帶來，戰戰兢兢，跪在地下。

呂相坐上腮含怒，故意發威喝一聲：「這廝膽大真該死，藏在我後門以外主何情？定是安心行竊盜，夜間動手入宅中。既然被獲難饒恕，這正是：天理昭彰惡滿盈。據實說來饒不死，半字虛言狗命傾！」宋四自言連叩首：「相爺息怒請聽明。小人實情非竊盜，我真是雁門關中一馬兵。」那宋四說至此間不言語，呂用一旁喝一聲。怒目橫眉說：「快講！」宋四無奈吐實情。說：「奉令出城放官馬，不料那日遇狂風。曠野荒山多虎豹，丟了兩匹馬無蹤。高千歲有令在先人盡曉，失了馬匹不容情。小人不敢回關去，連夜歸家奔到京。指望著托親求友與折變，買上兩匹駿馬行。牽到雁門交元帥，乞恩免死望超生。心虛惟恐人識破，因此藏身小路行。這是小人實情話，不敢虛言哄相公。」奸相聽畢一夕話，半晌開言問一聲。面上回嗔叫宋四：「何須支吾把話哄。你分明奉你主帥私差遣，定與朝中那個通。必有多大機密事，可有書字在腰中？」吩咐呂用細搜檢，惡奴聞言手不停。渾身搜遍無私物，奸相含春帶笑容。叫聲：「宋四休太傻，替人瞞哄算愚蒙。有話只管明言講，說出原由罪倒輕。本閣自然開釋你，我為人，面軟心慈量最洪。」宋四搖頭說：「無事，放馬失馬是實情。小的自知無罪戾，不是花言騙相公。」奸相聞言暗思忖，低頭打算在心中：「我與高某結下恨，久要除他恨不能。今朝卻好到找手，豈可因循讓過人？」

這奸相把主意算定，忽又變下臉來，微微冷笑，叫聲：「宋四，你方才這話有一半是真，還有一半是假。本閣明見如神，說來叫你心服。」

我猜你放馬失馬是實話，你此來明明懼罪暗逃脫。買馬陪償全是假，膽大欺心哄本閣。是賊非賊且莫講，逃軍到處就該捉。送至法司先拷打，解回本地把頭割。本閣好意憐念你，你反敢花言巧語不實說。」奸相說著衝衝怒，故意的發威大罵亂吆喝。高叫：「呂用聽吩咐，把這廝帶到閒居看守著。明日送到錦衣衛，行文遞解至沙漠。」呂用答應就動手，向前來虎勢昂昂用手捉。宋四此時魂不在，連連碰地把頭磕。說：「老爺，小人無知該萬死，辜負相爺大恩德。大發慈悲饒賤命，終身感念敬如佛。」這宋四慟哭伏地將頭叩，那奸相良久方才把話說。